儒宗理要

朱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格致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孝宗新政

是年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上書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此居其首

臣聞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

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味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疏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泉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

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進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于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氏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

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擯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于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于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

己酉擬上封事其一謂宜講學以正心　光宗初政

時壽皇已有倦勤之意欲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疏十事此其一也會執政有不合者疏不果上

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

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别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

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

經筵講義論古人爲學次第之要

寧宗初政

先生受詔進講大學兼實錄院脩撰遂編次成帙以進此其首序也

天生此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序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

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亂其倫理而陷于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歳而入小學十有五歳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爲世儒講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爲

君者不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序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求哉

又經筵講義 論人主之學在于主敬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

為尤審蓋自為赤子之時而教化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冑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以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其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

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于前騁其擬議窺覦於後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工夫不可但從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

又經筵講義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格物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

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爲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其他可以類推至于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歛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

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論聖賢爲學先後之道

寧宗初政

是年七月寧宗即位八月除先生煥章閣待制侍講十月至自長沙入對延和殿此第二劄也初上在藩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皆出聖意

臣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序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

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

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無不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于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

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心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

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熹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歎今者乃遇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于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强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

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

答何叔京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持敬之說前言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答何叔京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今曰專在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遍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

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余正叔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

須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合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工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答程允夫 論持敬寡欲之義

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

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攷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

鳶飛魚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答余正叔 論程子周子言敬之說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矣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理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才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吳晦叔 論知行先後之義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

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其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

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終始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終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

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答林擇之 論格物當先涵養

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連嵩卿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然至

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潘文叔 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

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巳心光影便是天命全體也

答陳齊仲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

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
依違之弊耳不可不察

答江德功　論物則形下形上之義

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
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
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
而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未有窮而吾
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
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
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答胡廣仲論天理人欲之異

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鎭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答吳晦叔論人心私欲之蔽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發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

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都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天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何倅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經書中所說欲字天理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乎僞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謂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

答陳明仲 論己私當克之義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某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者由於此

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其亦求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答曾景建 論文辭要達意

文辭之說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

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旨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鞏仲至論文字當自學問中來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

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巧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眞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其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又答鞏仲至 論詩體平淡之義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有以為亦嘗看過一遍而譜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無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

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潛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脩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

答謝成之 論詩詞雜物已事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罰皆是着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敎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奏得若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朱子卷一終

朱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格致類

語錄

總論為學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人傑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

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理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吃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吃也得不消吃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大病謨

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爲鄉人今日便爲聖人須是竦抜方始有進砥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文蔚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功夫要斷絶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洽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涌坌出來然後却可以慢火養之。帶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驤

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却生于閒事却熟。方子

近世講學不着實便有夸的意思便如有飯不將來自吃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振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僩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廣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于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處甚難。端蒙

今學者之于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

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僩 八一

居敬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即是敬之發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文蔚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

小事莫不本于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賀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

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緊處正在這裏銖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的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則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

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戸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已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已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

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個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
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
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來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
斂箇身心放在腔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
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
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

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常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常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雉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伯羽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祇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植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若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緊要處 僩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愼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藥端蒙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于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于心如忿慾之萌

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于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即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人傑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透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

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窮理

從遠問致知者推知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着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

定著實有罪決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 賀孫

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 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

這便是能格物道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㝢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

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個

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德明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德明

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緊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閑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

處事變處儘有短長。賀孫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寓淳添

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

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履孫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賀孫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濶須着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夔孫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壽昌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添得來。至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

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效亦是如此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劒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註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淳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閒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的方住賜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方

讀書須逐段逐此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滚滚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璘

讀書須是端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損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僩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于學者 若海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嘗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兀臲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无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銖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

此況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

如此濟得甚事義剛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作別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方子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僩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

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源，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時舉

讀書不可只耑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雉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琗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

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illegible]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夫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

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辨)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義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牽組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箇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查滓矣因憶頃年見

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其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自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益夫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僩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

人。丁。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浩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夫錄云。更無縱跡 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蹤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閒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自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

悟耶。義剛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驤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

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子甚事 賀孫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 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每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 大雅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義剛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眼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義剛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可學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

爲士因作此以敎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舉業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耳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敎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専做時文底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

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已身上些子事。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覔薦。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强

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强勉來學義理然其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伯羽

說脩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於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隣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其都爲之寒心賀孫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

無緊要處矣。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閎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

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要緊。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羽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

脩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淳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七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 泳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着 力行